

庫文童兒
種五第



學大旦德立國
系文中

兒蠶與蜂蜜

事故言寓

著編融宗馬



行印屋書家作



兒 童 文 庫

第 五 種

蜜 蜂 與 蠶 兒

馬 宗 融

作 家 書 屋 刊 行

1 9 4 8



融 宗 馬 人 述 著

子 蓬 姚 人 行 發

屋 書 家 作 所 行 發 總

號〇一六路中正中海上

六七五三三 話 電



觀文庫

種 五 第

事 故 言 寓

兒 蠶 與 蜂 蜜

版 一 滙 月 一 年 五 十 三

版 三 滙 月 四 年 七 十 三

元 價 定

翻 不
印 准



蜜降與蠶兒

目錄

馱海綿的驢子和馱鹽的驢子

猴子

孽龍和狐狸

兩個鼯鼠

神秘的指環

熊和蔬果園主

牡蠣與好訟的人

蜜蜂與蠶兒

瞎子爭論顏色

駝子

螞蟻的團結力

一個老年和三個少年

一個國王的寵臣

馱海綿的驢子和馱鹽的驢子

一個趕驢的人，手裏拿着棒，雄糾糾的趕着兩個驢子走。一個驢子馱着海綿，得意洋洋走路十分輕快；一個驢子馱着鹽跟在後面，好像端着滿碗清油，步步謹慎，走得十分緩慢。不料走到河邊，趕驢的人便爬在馱海綿的驢子背上，把馱鹽的驢子趕在前面，照着向來的習慣，想選個淺處涉過去。馱鹽的驢子不聽指揮，故意從深處浮過，將鹽全都溶化在水裏了，牠於是輕輕鬆鬆地爬上了對岸。馱海綿的驢子覺得牠的辦法很好，也想照樣從深處浮過；那曉得海綿吸飽了水，加了重量，便往下沉，牠儘力掙扎，終竟浮不到對岸。於是，驢子和驢夫，都飽吃了水，肚子脹得和海綿

一樣。驢夫緊緊抱着驢頸，只好等死。雖說後來到底遇了救，驢子和驢夫都沒有丟掉性命，可是這頭驢子却學得了一個乖：模倣一種行爲，須要考慮適合與不適合。

猴子

一個狡猾的老猴子死後，牠的陰魂到了黑暗暗的閻王殿上，便要求閻王放牠轉生還陽。閻王想叫牠投生爲一個又笨又蠢的驢子，想使牠不再那麼輕捷，敏活與奸狡。但這個鬼計多端的猴子，做出許多有趣的把戲，引得那嚴正的閻王也忍不住笑起來了，只好隨牠選擇去處。牠就請求投生作一個鸚鵡，牠說：『這樣至少我還和人類多少相像。因爲做猴子的時候，我模倣過多久，做出多少動作都像人們；倘若變了鸚鵡，就好和他們作些很有趣味的談話。』

猴子的陰魂剛一轉世成爲鸚鵡，一個好說話的老太婆就買去了。牠很

計她歡喜，她便把牠裝在一隻漂亮的籠子裏面。牠吃得很好，一天到晚就和那位好說話的老太婆談話。牠這套說話的新才幹已經惹得人人煩厭了，還加上多少牠原有的舊本領：如像牠怪可笑的搖搖腦袋；叩得牠的嘴響；拿翅膀搗撲出百般樣子；用爪子做出千種花樣，使別人還想像得到那猴頭猴腦的滑稽相。老太婆一天都戴起眼鏡來賞玩牠。她只恨自己有點聾，有時會少聽到幾句鸚鵡的話。她認為這個鸚鵡比任何人都有趣。於是這個爲老太婆所溺愛的鸚鵡變得來多嘴、囉唆，而且瘋瘋傻傻的。牠在籠子裏非常煩愁，就同老太婆喝了很多的酒，因而便醉死了。

牠於是又到閻王面前了，這回閻王却要牠投生變魚，好教牠不再說話。但是牠又在閻王跟前做了些滑稽戲。閻王禁不住下流滑稽家的奉承，也就沒法拒絕牠的請求，就准許牠轉生爲一個人。

但是這位閻王又不好意思叫牠去投生爲一個有才有德的人，却叫牠作了一個討厭囉唆的演說家。他說謊，誇張自己，作了多少可笑的動作，他瞧不起別人，你有再耐聽的談話也都要被他攪斷；讓他來說一些毫無意義、或者極粗惡不堪的蠢話。水星下凡、看出他的原神，就笑着對他說道：「哈！哈！我認出你啦；你只是、我從前曾經見過的猴子和鸚鵡拚合成功的啊。要是把你這些死記在心裏的動作和語言收了去，你就甚麼都沒有了哦。一個漂亮的猴子加一個好鸚鵡，便作成了一個蠢人。」

哦，世上多少人都只有一點假做作，一點饒舌勁兒，一點能幹樣子；却毫無一點思慮，一點作爲啊！

孽龍和狐狸

一條孽龍在一個深洞裏看守着一窖藏金，不分晝夜，總不敢懈怠，生怕失事。兩個狐狸，在牠們同類中可說是兩個大奸、兩個巨盜，用拍馬工夫婉轉去和牠接近。牠們變成了這孽龍的知己。那曉得最會得人歡心的和最喜獻殷勤的傢伙、都是最靠不住的。牠們表面上把孽龍當大人物，凡事順着牠的性子，却不把這個被騙者放在心下。有一天孽龍終於在兩個狐狸之間睡着了；牠們就把牠勒死，並佔據了牠的窖藏。

兩個狐狸總得分這筆財產啦。這是一件很爲難的事。因爲兩個罪犯只有在做壞事的時候才是知己。其中一個突然講起道理來了：『所有這些金

錢，對我們有甚麼用？稍微打點獵，對我們還要好得多啦。我們又不吃金鵝的東西；金錢是不好消化的。人類是些瘋子，所以才愛這等虛財；我們不要和他們一樣愚蠢罷。」另一個像做出被這一席話說動了心的樣子，說牠要學古代希臘哲學家比亞士一樣，只需要有精神財富，去過那哲人的生活。兩個狐狸都裝作要離開那個窖藏的樣子；可是彼此都突然掉轉頭來互相攻擊；假面具既然揭穿，也就互扭互咬起來。其中一個快要死時，便向另一個負傷不輕的說：『你想把這筆錢拿來做甚麼呢？』——另一個回答道：『你想拿來做甚麼，我也就想拿來做甚麼啊。』

一個人從他們面前經過，問明情形，就覺得牠們都在發瘋。其中一個狐狸對這人說道：『你們人類也不比我們瘋得好一點，你們也和我們一樣不能拿金錢當吃喝啊，你們却要互相殘殺來奪取金錢。至少我們的族類一

直到現在還夠聰明，沒有使用任何一種錢幣。而你們發明錢幣原是爲了方便，那知替你們帶來了不幸。你們已經失去了真正的財富，却偏要去找尋那空虛的財富。」

兩個鼯鼠

一個鼯鼠因為所住地方貓多，牠的同類常常遭到屠殺，所以牠隨時都感到危險，隨時都要警戒，覺得這種生活不大好過，便去叫了隔壁洞裏的鼯鼠來，對牠說：『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打算。在前幾天我所咬過的一本書上，我看見一點記載，說有一個美麗的國土，名叫印度，那裏待我們這類動物較好，比這裏安全得多。在那個國度裏，有學問的人都相信一個鼯鼠的靈魂前身乃是一個艦長，一個國王，一個神奇的雲游和尚。而鼯鼠死後呢，靈魂又會托生為美麗的女人，或偉大的教士。若是我沒有記錯的話，這叫作輪迴。這樣說來，牠們對各種動物都是以仁愛相待；那裏有鼯

鼠招待所，供食供住，像待上賓一樣。我們去罷，我的姐姐！我們到那一座美麗的國土裏去，那裏的治安是多麼的好，人家會公公道道待我們的。『牠的鄰居太太便回答道：『難道那裏就沒有貓跑進招待所去嗎？倘若有貓進去的話，不多時候便要全都送轉輪迴了；我們還是不要去好奇罷。』這個驢鼠又解說道：『一點也不要顧慮，這個國度裏秩序很好；貓也有牠們的家；而且牠們也有老殘病院，還在另外的地方。』

在這回談話之後，兩個驢鼠便一齊出發了；牠們上了一隻遠行的海船，是在頭天晚上沿着船索偷偷溜進去的。船開了，牠們與高彩烈的看見一望無涯的大海，遠離那貓類作威作福的可詛咒的陸地。這次海行是快樂的，因為牠們到蘇拉塔去，不是和那些商人們一樣跑來求財，却是來享受印度人的好待遇的。牠們剛一到了新地方，進了新屋子後，就自抬身價

，想佔頭等的身份。一個說牠記得前生是這裏海岸邊上的著名教士；一個爭說牠原是這地方的一個漂亮女人，長着一對長耳朵。牠們做出許多驕傲的舉動，使那些印度驢鼠都忍受不了。於是內戰發作了。大家毫不客氣的攻擊這兩個欺負他族的洋老鼠；於是牠們雖不被貓吃掉，却被牠們自己的同類咬殺了。

儘管你走得很遠去逃避危險，倘若不肯謙和，而且不講道理，你走得再遠也要遭到不幸，和在你自己家鄉一樣。

神秘的指環

二千五百年前，小亞細亞有一個古國，叫呂底亞，當那豪富的國王在位的時候，國中有一個很好的青年，極有機智，又極有德行，他本是舊王族的苗裔，後來因被驅逐而窮了，只得做了牧人。一天，在一些險峻的山上走着，他心中不住想到他的牧羊生活的苦況，他坐在一株樹子底下休息。他發見在近前的山岩上有一個窄狹的洞窟。好奇心引得他走了進去。裏面才是一個寬而且深的洞。起先他甚麼也看不見；隨後他的眼睛就在黑處習慣了。在一點稀微的薄光中，他瞥見一個金罈子，上面刻的有這些字：「你將在這裏發見神秘的指環。哦，必死者啊，無論你是誰，天神既然預